

書

經

要

義

周書

周后稷之後。后稷封于邰。別姓姬氏。傳十三世至王季生文王。文王二十四年生武王。四十八年即諸侯位。在位五十年。

年九十七而終。武王年七十三嗣位。十三年而伐紂。爲天子七年而終。年九十三也。

泰誓上

集傳云十三年者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按歐陽永叔辯文王改元與武王冒文元年之妄。謂學者知西伯主不稱王。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燦然不誣矣。孔子當衰周之時。患衆說之紛紜。故脩六經以示信萬世。孔子沒去聖稍遠。諸家小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能辯正。今卓然一信於六經。則十有三年。武王即位之十三年爾。復何疑哉。集傳蓋本諸此。

萬物之生。稟氣於天。受形於地。此天地所以爲萬物父母。靈以氣言。

萬物中得氣之靈者惟人。故其知覺獨異於物。聰明亦靈也。聖人又於人中得其氣之最靈。故先知先覺。首出庶物。而爲元后。於天下。天地萬物。父母元后。配天地。作民父母。使見得君人者。必須與天地合其德。而盡這父母斯民之道。纔是。不然。便違了那天地之心。而若不君矣。武王誓師。首發乎此者。蓋以紂不知所以作民父母故也。

陳東齋曰。敬者萬善之本。不敬者萬惡之本。人雖至愚。猶知敬天。紂天且不敬。宜其衆惡日深也。衆惡指沉湎以下而言。

程子以觀政爲以兵脅君。必無此理。朱子謂其深見武王之心。非爲存名教而發也。此等議論。豈秦漢以來諸儒所能及哉。

朱子說自秦漢以來講學不明。君道間有得其一二。而師之道則絕無矣。如所謂你不曉得我說在這裏教你曉。你不會做底我做下樣子在此與你做云云也。只爲後世絕無師道。故說得作師一邊較分明。然須看他中間既撫養你又教導你兩句。却是平頭話。却是經文本義。

陳三山云。武王之意。謂紂不能當君師之任。則任君師獨不在我乎。我當相天以討紂之有罪。而紂定天下之無罪者。所不得而私也。不得而私。卽傳所謂一聽於天者也。

傳釋度德。德字引鄉飲酒禮文云。行道有得於身。董介菴謂身當作心。道乃衆人公共之路。必須能行此道而有得於吾心。然後可謂

之德。此說實本於朱子。蓋爲心字較身尤見得向裏下工夫耳。
度德較善惡也。度義較曲直也。

十萬曰億。古數也。傳云百萬陳新安謂未見所本。只主十萬爲是。
一說紂之惡如繩貫物其質已滿。以喻積惡甚切。

四海本清却。被紂污濁了。去紂而除其穢惡。則天下依舊清矣。故曰
永清四海。

恭養中

天之視聽皆自乎民。蓋天無耳目。如何會視聽。只是民之視聽便是
天之視聽也。

問天視天聽。謂天卽理也。朱子曰。天固是理。然蒼蒼者亦是天。在上

而有主宰者亦是天。各隨他所說。今既曰視聽理如何會視聽。雖說不同。又却只是一箇。知其同不妨其爲異。知其異不害其爲同。卽此看來。這箇天字。只指蒼蒼者說。近是。

陳新安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只如萬方有罪之意。固是有理。然於上下文却說不通。竊恐此處或有錯簡譌字。姑從集傳可也。

我武惟揚一節。依孟子集註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放桀。又有光焉。却甚簡明。○恭誓康誥二篇考之。孟子其字大抵相同。其意旨則有不同者。林氏謂康誥伏生所傳。恭誓孔壁續出。當時皆以隸易古。其間必有不能曉。而以意增損者。此其所以不同也。

恭誓下

君子統上下而言。林氏引越伐吳故事。謂士卒亦可言君子。確有證據。

真西山說。武王舉古人之言。以明民之常情如此。若君民之分。豈以虐我而遂讎之哉。然君民之分。不可恃。而民之常情。不可不察。此言在民固宜安分。而在君則只當察情。其示民者至矣。其警君者深矣。可謂有功於聖經者。

恭誓三篇。三數紂之惡。吳氏以爲傲。而致憾。董氏乃謂發舒萬民之氣。而稱快。何也。蓋當時天怒已極。民怨已深。而武王爲天下除凶。殘其發於言。固不自覺其如是。且紂虐。方張人心。懷懷危懼。亦

有不得不恁地數列者嗎呼可以觀世變矣

湯武誓師之辭不無得與追恭與傲者世變然也若其公天下爲心則一而已矣陳氏世愈降而文愈繁一條說得好

牧警

小序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警註云戎車馳車也古者馳車一乘則革車一乘馳車戰

車革車輜車載器械財貨衣裝者也司馬法曰一車中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馳車七十五人革車二十五人凡百人二車故謂之兩三百兩三萬人也虎賁若虎賁獸之勇士百人之長也

牧野紂近郊三十里也卽今衛輝府之南村都朝歌在府治北五十

里洪縣

惟婦言是用至恭行天罰言紂惡極罪多如此固天之所罰我不過恭敬奉行之而已董氏曰所以聲罪致討激士卒之義也

自今日之事以至終篇其軍法固甚明肅而一片至仁之心却自流貫於其中非神武而不殺者其孰能與於此

喻以虎貔熊羆之勇義也又慮其過於勇而殺降仁也仁與義合所以爲王者之師

武成

曾孫主祭者之稱稱有道曾孫者言祖父皆有道之人林氏謂明周之世世脩德有道非一世也

杵楯也血流漂杵承上文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說是紂之人自踐踐相殺非武王殺之也孟子說盡信書不如無書者只恐當時人以此爲口實爾陳氏云先驅商之平民後乃紂之惡黨民怨之深

遂因此易鄉反攻之邦是如此

陳新安以萬姓悅服爲總結乃反商政以下數句蓋釋箕子囚至發粟賚四海皆反商政之大者也

呂氏云但歸放用以伐紂之牛馬耳天子十二閑與丘甸之賦自不廢與晉武平吳而去武備唐穆平兩河而銷兵不同是蓋爲後世學偃武脩文而談者發也雖不是說經本義然當時其實如此六服侯甸男采衛要此特舉其要耳

問生明生魄如何朱子曰日爲魂月爲魄魄是暗處魄死則明生書所謂哉生明是也老子所謂載營魄載如人載車車載人之載月受日之光魂加於魄魄載魂也明之生時大盡則初二小盡則初

三月受日之光常全。人望在下。却在側邊了。故見其盈虧不同。或云月形如餅非也。筆談云月形如彈丸。其受光如粉塗。一半月去日近則光露一層。漸遠則光漸大。且如月在午日在酉則是近一遠二。謂之弦。至日月相望則去日十矣。故謂之望。日在酉而月在東人在下而得以望見其光之全。月之中有影者。蓋天包地外。地形小日在地下。則月在天中。日甚大。從地四而光起。其影則地影也。地礙日之光。所謂山河地影是也。如星亦受日光。凡天地之光皆是日光也。自十六日生魄之後。其光之遠近如前之弦。謂之下弦。至晦則與日相疊。月在日後。光盡體伏矣。

既生魄一條。傳云當在示天下弗服之下。而丁未祀于周廟之上。蓋

既者已然之辭也。陳新安謂諸家多以生魄爲望後而不察既字。以望與既望例之。則哉生魄十六日。既生魄十七日也。其實十七日受命。十九日丁未祀周廟。簡到耳。如此說其節次自是分明。

王若曰以下的是大告武成之文。朱子謂前輩定本更差一節者此也。

朱子曰商紂之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爲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詳考詩書所載則文武之心可見。若使文王漠然無心於天下。則三分之一亦不當有矣。

孔子謂可與立未可與權。到那時事勢自是要住不得。後來人把文王說得忒恁地。却做一箇不做聲不做氣。如此形容。文王都沒情理。以詩書考之。全不是如此。只當商之季。七頓八倒。上下崩頽。忽於岐山下。突出許多人。也是誰當得。

陳新安曰。武王告諸侯。謂周之基業。自后稷公劉。太王。王季。文王。建之。篤之。基之。勤之。成之。有自來矣。我不過承先志而爲之耳。意謂十五六世。數千百年。積德累功。前作後述。以有今日。非一朝一夕之崛起。以聳動諸侯之聽也。

成命謂黜商之定命。蓋一定不易。決於黜商也。

五教三事。所以立人紀而厚風俗也。故聖人重之。

倬厚其信使人不趨於詐。顯明其義使人不徇於利。故曰天下無不
勵之俗。有德者尊之。以官使人。知所以尚賢。有功者報之。以賞使
人。知所以効忠。故曰天下無不勸之善。

呂伯恭謂武成終篇一語恍然見堯舜無爲氣象。蓋聖人詳於有爲。
而後享夫無爲之效也。

按武成一篇編簡錯亂先後失次。劉氏王氏程朱二子皆嘗改正。至
蔡氏乃參考諸家集其所長。定爲次序如左。

洪範

商曰祀周曰年。箕子不稱年而稱祀者。示不臣周也。陳三山云。稱祀
者存商之舊。見箕子義當不屈也。稱訪者就而見而不敢屈。而致

見武王義當有所屈也。新安云：不臣周，所以正萬世君臣之大法。陳洪範所以傳萬世天人之大法，都說得大義分明。

集傳以葬倫爲秉彝人倫。朱子謂指洪範九疇而言，其實一也。蓋九疇之叙，便是這葬倫之攸叙。攸者所也，卽所以然之意。

此節大意，武王謂惟天陰騭下民，而相協其居。人君代天治民，必使其居之順，其常得其正，以無負上天陰騭相協之心者。其道在於叙其秉彝人倫也。我欲叙之，不知所以叙之之道當何如。此問箕子以爲治之道也。朱子曰：今人只管要說治道，這是治道最切緊處。這箇若理會不通，又去理會甚麼零零碎碎。

洪水陞而五行汨，便見得五行一源。蓋水者五行之首。一行汨而其

餘皆沮道便是他逆理而獲罪於天處。故天不畀以九疇謂洛不爲之出書。天錫禹九疇卽出書於洛是也。洛不出書。洪範不作。人不得見此彝倫之次序。所謂數也。洛書出。洪範作。人皆得見此彝倫之次序。所謂叙也。問箕子爲武王陳洪範言彝倫攸叙。見事事物物中得其倫理。則無非此道。非道便無此倫理。朱子曰是

真氏云。龜所負者數爾。大禹聖人。心與天通。見其數而知其理。因次之以爲九類。卽今九疇是也。蓋天下有理必有數。而數之所在。卽理之所在。此禹所以見龜背之數而遂次爲九疇也。然九疇謂之彝倫者是。乃天理之自然。而人類之所一日不可無者也。

陳潛室曰。天以洛書之數闡道之秘。聖人以洪範之疇叙道之用。道

非數不聞數非疇不叙疇非聖人不能明也

易大傳曰。洛出書。聖人則之。清室謂以洛書之一居初而則之曰此五行也。以洛書之二居次而則之曰此五事也。以其三又居次而曰此八政也。以其四又居次而曰此五紀也。以其五又居次而曰此皇極也。下四疇皆自然要之自一至九洛書之本數。加初次於上者。乃禹之所以次第之疇也。朱子曰。初一次二。此讀也。全讀是以一二爲次第。不見洛書本文。又不見聖人法象之義。故後人至以此章總爲洛書本文。皆爲句讀不明也。愚按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五居中。此數之出於天者也。禹於是見其一二三四五之數。則以五行五事八政五紀。

皇極當之。見其六七八九之數。則以三德稽疑。度徵福極當之。所謂洪範九疇爲治天下之大法。而其類有九者此也。

朱子曰。洛書本無文字。但有奇偶之數。自一至九。其數如此。初次者禹次第之文。五行以下卽禹法則之事。蓋因洛書自然之文。而垂訓於天下後世也。

問洪範諸事。曰。此是箇大綱目。天下之事。其大者大槩備於此矣。又問皇極。曰。此是人君爲治之心法。周禮一書只是箇八政而已。

五氣運行於天地間。未嘗停息。故名五行。而人稟之以成形。於是。有五事。是五事固自本於五行也。然必敬以用之。斯盡性踐形。天人合而皇極建。皇極建而天人之道備矣。故陳新安謂九疇之樞在

皇極而皇極之要在五事。五事之要在敬之一字而已。敬用五事。用者人所有事也。凡用皆主人君而言。

真氏曰。五行者天之所以生乎人者也。其氣運於天而不息。其材用於世而不匱。其理則賦於人而爲五常。以天道言莫大於此。故居九疇之首。五事天之所賦而具於人者。貌之恭。言之從。視之明。聽之聰。思之睿。皆形色中天性之本然也。必敬以用之。則能保其本然之性。不敬以用之。則貌必慢。言必悖。視聽則昏。且窒思慮。則粗且淺。而本然之性喪矣。五者治心治身之要。以人事言莫切於此。故居五行之次。

八政皆所以厚民生也。其次於五事者。脩身不止。貌言視聽之事。而

立綱陳紀。創法制度。舉而措之天下矣。

自歲至曆數五者如綱之有紀。天時所以相維者也。故曰五紀。民政既舉。則欽天授人。有不可緩。推步占驗。以人合天。故五紀居八政之次。

諸家沿孔氏傳。皆以皇極爲大中。至朱子始辯其非。謂皇乃天子。極乃極至。言皇建此極也。東西南北到此恰好。乃中之極。非中也。又云。凡數自一至五。五居中。自九至五。五亦居中。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五亦在中。蓋五數居洛書之中。皇極居天下之中。故以皇極配數之五。曰建用皇極。

又用三德三德是皇極之權。謂事物之接。剛柔之變。又須區處教合。

宜故曰治之所以應變也。然德雖應變無方而事又有非人謀所決者。則當謀之鬼神。故次七日稽疑。

新安曰。庶徵驗吾之得失於天也。福極驗吾之得失於民也。五事之得失極之所以建不建也。何從而驗之。觀諸天而已。雨暘燠寒風皆時建極之驗也。五者恆而不時不極之驗也。此人君所當念念省察者也。皇極建則舉世蒙其澤而五福應之。此人君所當嚮用以爲勸者也。皇極不建則舉世蒙其禍而六極隨之。此人君所當威用以爲懲者也。嚮與威蓋君心所畏慕而兢業以制生民之命者。故以福極終焉。五福人心所同嚮慕也。君之所嚮在此而常顯民之獲此福。則凡可以致福者靡不勉矣。六極人心所同畏避也。君之所畏在此而常恐民之至此極。則凡可以致極者靡不戒矣。

威畏也。人君所嚮用五福所威用六極。此會南豐之說。朱子取之。
張氏曰。福極之柄。以人主論之則在天。以民論之則在人主。

按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中。蓋疇雖有九而其樞
則只在乎皇極。故程徽菴云。序其目於皇極之後者。皆皇極之本
也。有前四者。方
可以建極。序其目於皇極之後者。皆皇極之驗也。後四者。却
自皇極中出。

本之前四疇以立其體。至嚴至密而無一毫之或失。驗之後四疇
以達其用。至寬至廣而無一物之或遺。要之首尾都歸於皇極上
去。一言以蔽之矣。

九疇本於洛書。朱子以其位與數推之。可謂明且盡矣。而或者槩以
爲禹叙九疇而不悟其中含洛書之文。至以洛書爲不經。無據之

誕說陳氏譏其不精於洪範之學也宜哉

一五行

朱子以一五行之一爲次第之辭與前章不同蓋前章初一之一一乃洛書本文之數也餘倣此

前章是大禹則洛書而叙之者所謂九疇之經也自此至於終篇皆箕子所行之辭所謂九疇之傳也

陳氏謂箕子於此將衍五行之疇而先以一五行之辭總之蓋目片之綱也

朱子曰五行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董介菴謂水木土

三者皆陽之所生。火與金二者皆陰之所生。對而言之爲二氣。折而言之爲五行。五行之質形於地。是爲潤下之水。炎上之火。曲直之木。從革之金。稼穡之土。五行之神運於天。則爲春夏秋冬。土寄王於四季。而名曰冲氣。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理必寓乎氣。氣不離乎理也。其發明可謂精矣。愚按五行之生以質言體也。其行以氣言用也。體則對待用則循環。故河圖左旋主相生。洛書右轉主相克。其相生所以相繼。其相克所以相制也。

傳云。此五行之生序也。蓋五行之生皆自無而有。自微而著。水之氣爲最微。自無而始。入有者也。火則漸著。木則形實。金則體固。土則其質廣大。故居終焉。或謂氣之初溫而已。溫則蒸。海蒸。溥則條。達。條達則堅凝。堅凝則有形質。亦是此理。吳斗南說五事。庶徵皆依。

此爲序。朱子是之。

朱子曰：自潤下至稼穡，皆是二意。潤下，潤濕而下流；炎上，炎熱而上

升。曲直，謂生而有曲有直。從革，謂可因可革，無定體。可字做能字看。種曰

稼，斂曰穡。土性發生，稼穡乃所生之大者。○金曰從革。一從一革，

互相變而體不變。且如銀打一隻盃，便是從。是從所製。更要別作一

件家事，便是革。是又革而之他。依舊只是這物事，所以云體不變。是其堅剛之質。

只依舊

曰者，本然之體。作者修爲之用。夏氏謂五味必言作者，水之發源未

嘗醜也。流而至海凝結，既久而醜之味成。則醜者潤下之所作。火

之始炎未嘗苦也。炎炎不已，焦灼既久而苦之味成。則苦者炎上

之所作。董氏疑木擦商酸之說。謂草木之實多酸。雖甘者至乾壞亦酸。却似驗得實。稼穡作甘。以粒食之味言之也。惟從革作辛。無人說得分明。亦無可驗證。

五行有聲色氣味。聲謂宮商角徵羽。色謂青黃赤白黑。氣如微熱大熱微寒大寒。寒熱中之類。味則此章所言是也。又五行之質存於人身者。爲心肝脾肺腎。五行之神舍於人心者。爲仁義禮智信。此天道莫大於五行。而所以居九疇之首也。

二五事

五事以類配五行。人之始生。惟精與氣耳。精之凝爲貌。精血素合成形故貌

澤滋便是水。其徵肅時雨。若氣之出爲言。故言揚便是火。其徵又

時暘若稽之顯爲視。故視散開明便是木。其徵昏時煥若氣之藏
爲聽。故聽收靜密便是金。其徵謀時寒若。其主宰爲思。故思通便
是土。其徵聖時風若。這是以次第相配如此。恭從明聰睿者五事
之德。蕭父哲謀聖者五德之用。

朱子曰。五事以思爲主。蓋不可見而行乎四者之間也。然操存之漸
必自其可見而爲之。物則切近明白而易以持守。故五事之次序最在後。○敬者五事之主

也。敬則五事皆得不敬則五事皆失。程子曰。聰明睿智皆自此出。
信哉。

陳新安謂盡性踐形之學。貴乎內外交盡。以致夾持之功。五事固以
思爲主。而思必以貌言視聽爲先。貌言視聽在外而可見者也。思

在內而不可見者也。於外而可見者，先致持守之功，則百體各職其職。於內而不可見者，復致操存之力，則百體於天君從其令。一敬之功，內外夾持，庶幾其無滲漏乎。是亦善發明朱子者。

三八政

八政以緩急爲序，或言事，或言官，互見也。○司寇以上皆內治，賓師爲外治。蓋內治舉而後外治興也。

八政各有攸主，而總以農之一言者，蓋其所以因乎天者，皆其所以厚民生也。陳氏雅言曰：人之生不可以無養，故君之治民，莫先於以政養之。此八政所以厚民生而居五事之次也。

四五紀

五者合而言之皆爲天時之紀。紀維也。亦有理底意思。蓋分理天時而經緯不紊者也。五紀分而言之四經一緯。歲月日星辰者經也。此天之示乎人者也。曆數推步歲月日星辰之數以爲曆者緯也。此以人合天者也。蓋歲月日星辰者天道之所有。曆數者人事之不可無也。此說是本集傳而發明其義如此。

五皇極

皇極居中。上總下貫爲九疇之樞紐。五行之統會。蓋其五固合五行之數。極者仁義禮智信之至。文合五行之理。五行散見諸疇中。皇極一疇則五行統會之地也。

皇極不可以大中解。皇只是人君極。只是至極。言人君立至極之標準於上。而使四方皆於此取則也。問標準之義如何。朱子曰。此是

聖人正身以作民之準則問何以能斂五福。曰當就五行五事上推究人君脩身使貌恭言從視明聽聰思睿卽身自正。五者得其正則五行得其序以之稽疑則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在庶徵則有休徵而無咎徵和氣致祥有仁壽而無鄙夭。便是五福。反是則福轉爲極矣。○斂福錫民斂底只是盡得這五事。以此錫民便是使民也。盡得這五事盡得五事便有五福。

人君以一身居天下之中則必順五行敬五事以脩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有以至極之標準使夫面內環觀者莫不於是而取則焉。語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爲仁者莫能加也。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爲孝者莫能尚也。是則所謂

皇極者也。由是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考其福極於人。如絮。喪領。豈有一毫之不順哉。如此說九疇。方貫通爲一。皇建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極之標準於天下也。敝是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達其極。則爲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觀感而化焉。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民也。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云者。則以言夫民視君以爲至極之標準而從其化。則是復以此福還錫其君而使之常至極之標準也。朱子此條恰合經之文義語脈。而確不可易。集傳於上三句。從師說是矣。下二句却從父說恐非。

凡厥庶民以下。言人君建此表儀。又須知天下有許多名色人。須逐

一做道理區處著如得於是有意之受之錫之福之類隨其人而區處之。大抵皇極是建立一箇表儀後又有廣大含容區處周備底意思。

自皇建其有極以下是總說人君正心脩身立大中至正之標準以觀天下而天下化之之義。無偏無陂以下乃反覆贊嘆正說皇極體段曰皇極之敷言以下是推本結煞一章之大意。

朱子單言民只是大約說傳分民爲下民人爲有位者却甚詳晰作字只當訓做爲字。二陳氏謂有扶植振起提撕警覺之意。未免失之於鑿。

自建極錫福至此雖錫之福或言庶民或言人或民與人對言大意

欲君於建極之餘於民則隨才以成就之於有位之人則隨才而富以祿之不特敘福以錫庶民且錫福於有位之人也然朝廷有以福君子則君子有以福斯民其實爲人計者也只是爲民計耳朱子曰人之氣稟或清或濁或純或駁有不可一律齊者是以聖人所以立極乎上者至嚴至密而所以接引乎下者至寬至廣雖彼之所以化於此者淺深遲速其效或有不同而吾之所以應於彼者長養涵育其心未嘗不一也非深知聖人之心者不能如此說無偏無陂一節正是說皇極體段曰王之義又曰道曰路曰王道蕩蕩又曰平平曰正直只是一箇皇極恁地反覆贊歎說遵有不敢違之意猶與皇極爲二也至無偏無黨以後則自合乎王道而與

皇極爲一矣。會合於君所建之有極。是結遯義六句。歸宿於君所建之有極。是結蕩蕩六句。蔡氏以其歌詠協音。反覆致意爲詩之體。其味深長。當熟玩之。

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謂好所當好。惡所當惡。不可作爲耳。只是公底意思。

此承上文言人君能作成人如此。所以人都會歸於極。蓋天下之人皆不敢徇其己之私。以從乎上之化。而會歸乎至極之標準也。

朱子說。所以爲常爲教者。皆天之理。而不異乎上帝之降衷。言而不異乎上帝之降衷。則是所謂非君之訓。天之訓也。蓋天者不言之聖人。聖人者能言之天。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此下二節。方是推

本結煞一章之大意

近者非親近之近，乃性相近之近。譬之水與鏡，天子之光則如水之至清，鏡之至明，庶民則未免少有渣滓昏翳者也。此說從集傳可以二字看出來。

天子能作民父母而爲天下王者，以其能建極也。不然則有位無德，便是自失了尊親之實矣。君人者可發深省。

六三德

林氏曰：三德者，皇極之用，正直之用，一經也。剛柔之用，四權也。四權之中，其二政以治之，其二教之自治。政治者，威福予奪抑揚進退之用也。自治者，氣稟過柔者當以剛治之，氣稟過剛者當以柔治

之蓄其用雖不同而使之皆歸於中則一也故曰所以納天下民俗於皇極者如此

習俗之偏指疆燮言氣稟之過指沉潛高明言

陳新安云皇極立本者也三德趨時者也皇極建則三德適時措之宜而權出於上皇極不建則三德失時措之宜而柄移於下此說較優

七稽疑

卜筮實問鬼神只緣人謀未免有心有心未免有私故假蓍龜以驗其卦兆蓋以著龜神靈之物故假之以驗其卦兆

貞悔之說有三。一六十四卦每卦內三畫爲貞外三畫爲悔。一揲著

成卦正卦爲貞之卦爲悔。貞訓正事方正如此。悔吝皆是事過後方有。內卦之占是事正如此。外卦之占是

已如此。二字一八卦之變。純卦一爲貞。變卦八爲悔。如乾夫大有大壯小畜需

有終始之意。大有泰內體皆乾是一貞。按此言占卦故蔡西山只取前二說。而外體八卦是悔。餘做此。

集傳因之

此條無問尊卑其謀皆配於龜筮故爲大同之吉。○朱子曰。心者人之神明。其虛靈知覺無異於鬼神。雖龜筮之靈不至踰於人。故自此以下必以人謀爲首。然鬼神無心而人有欲。人之謀慮未必盡能無適莫之私。故自此以下皆以龜筮爲主。人雖不盡從。不害其爲吉。若龜筮而逆則凶咎必矣。蓋首以人謀者必人事盡而後可求之於天。然主乎龜筮者却是稽疑本旨。

此條惟君謀配於龜筮亦吉

此條惟卿士謀配於龜筮亦吉

此條惟庶民謀配於龜筮亦吉

此條龜筮一從一違本不可以舉事但筮短龜長又尊者之謀配合故內事則可外事則凶

此條龜筮皆逆人謀縱有從者動則凶矣

筮龜至公無私惟龜筮皆從庶足驗吾無一毫之未盡若龜從而筮不從或龜筮共違則是於理必有所未盡雖天下舉以爲然不知又自有不然者故稽疑一疇必以龜筮爲主而筮短龜長雖卜筮並用尤必以龜爲重自夫子極著著卦之德却著重而龜書不傳

則後世決大疑者只有筮而已。夫筮必擇人。人必至公無私而後可。按君惟建極以之稽疑。方有此大同之吉。如舜云。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著協從是也。

八庶徵

朱子云。自五行而下。得其道。則有衆休之徵。失其道。則有衆咎之徵。得失在於身。休咎應於天。匹夫尚然。况人主乎。謂人主之行事與天地相爲流通。其得失休咎。感應尤當不爽。以見極之不可不建也。

或疑林氏言時是歲月日之時。不如孔氏五者各以其時之說爲長。朱子曰。林說與古無異。但謂有以歲而論其時與不時者。有以月

而論其時與不時者。有以日而論其時與不時者。蓋歲月日三者。是經雨暘燠寒風五者是緯。言以雨暘燠寒風行乎歲月日之中。而各以其時也。二者本自貫串。

雨暘燠寒。吳氏以爲屬水火木金。皆有其證。而風土獨缺。陳新安補之曰。當以莊子風生於土囊之口。及大塊噫監氣。其名爲風。證之。則風爲土氣。曉然無疑。

肅又哲謀聖。是休之本。五者之時。則休之徵也。狂僭豫急蒙。是咎之木。五者之恒。則咎之徵也。

朱子謂固不是。如漢儒必然之說。謂行此一事。卽有此一應。而王荆公却要一齊。都不消說。感應道也不得。又云。統而言之。一德脩則凡德必脩。一

氣和則凡氣必和。固不必曰肅自致雨。無與於暘。又自致暘。無與

於雨。但德脩而氣必和矣。分而言之。則德各有方。氣各有象。肅者

雨之類。又者暘之類。求其所以然之故。固各有當也。

肅是恭肅。使有滋潤底意思。

故時雨若應之。又是整治。便有開明底意思。故時暘若應之。皆是昭融。便有和暖底意思。故時燠若應之。謀是藏密。便有寒結底意思。故時寒若應之。聖是通明。便有爽快底意思。故時風若應之。

咎徵亦然。按此卽上條之說而申

言之。都說得甚活。西山亦是如此說。謂一事得則五事從。休徵無不

應矣。一事失則五事違。咎徵無不應矣。緣堙洪水。水失其性。爾

而五行爲之汨陳。以是理也。其取證尤爲明切。○或云謀自有頭

然著。見之謀。聖是不可知之妙。不知於寒於風。果相關否。朱子曰

凡看文字。且就地頭看。不可將大底便來壓了。箕子所指謀字。只

是且說密謀意思。聖只是且說通明意思。此人讀書要法也。而今
瓮心好大者多是不識那地頭。却如何讀古人書。

周末無寒歲。秦亡無煥年。大抵周失之豫急。故恒煥若應之。秦失之
急迫。故恒寒若應之。此咎徵之最著者也。他可類推。林氏云。肅又
哲謀聖者休之本。五者之時。休之徵也。狂僭豫急蒙者咎之本。五
者之恒咎之徵也。氣一失其和。則必自省。曰是吾之咎與。故思去
其咎而反其休。五者之咎。聖人雖無之。其徵則不可不自省也。故
庶徵曰念。謂人君所當用以省驗者也。

曰字更端而言。王省三句。但言職任之大小如此。蓋歲統月月統日。
亦猶王統卿士。卿士統師尹也。自此以下三節。是覆說時之徵。王

者之失得其微以歲故王者所當省祭惟一歲雨暘燠寒風之時
不時卿士之失得其微以月故卿士所當省祭惟一月雨暘燠寒
風之時不時師尹之失得其微以日故師尹所當省祭惟一日雨
暘燠寒風之時不時時便是休徵所以其效如此不時便是咎徵
所以其害如此

庶民衆多衆星之象也傳謂民不言省者庶民之休咎繫乎上人之
得失故但言月之從星以見所以從民之欲者如何爾其義却是
如此與上文王省三句取證不同

朱子曰二十八宿圍繞日月行道之側故月行必經歷之經於箕則
多風歷於畢則多雨蓋二星各有所好月經行其處順時當候則

陰陽和而風雨時應言無差忒也

詩月離於畢伊滂沱矣春秋緯月離于箕則風揚沙愚按

星非真有嗜好只是氣類相感月亦非真有順從只是行度所次耳。今曰好曰從乃假設以喻人事。見民之情性莫不有所好。上之人信能體悉區處。順其所好。則人心順而和氣致祥。就如風雨時應然爾。上言職分明則至治成。此言人心順則和氣應。皆庶徵之事也。程氏曰。皇極建則肅又哲謀聖而卿士師尹舉其職。庶民遂其生。五氣順而四時和。否則狂僭豫急蒙而卿士師尹失其職。庶民傷其生。五氣戾而四時舛矣。

沈存中曰。曆法天有黃赤二道。日月有九道。此皆強名而已。非實有也。亦猶天之有三百六十五度。天何嘗有度。以日行三百六十五

日而一晷。強謂之度。以步日月五星行次而已。日之所由謂之黃道。南北極之中度最均。是之謂赤道。月行黃道之南。謂之朱道。行黃道之北。謂之黑道。行黃道之東。謂之青道。行黃道之西。謂之白道。黃道內外各四。并黃道爲九。日月之行。有遲有速。難以一術御也。故因其合散。分爲數段。每段以一色名之。欲以別筭位而已。曆家不知其意。遂以爲實有九道。甚可哂也。此發前人所未發。可謂見道之言矣。

九五福

朱子云。休咎徵於天。則福極加于人。福極通天下人民而言。蓋人主不以一身爲福極。而以天下爲福極。民皆仁壽堯舜之福也。民皆

鄙天桀紂之極也

五福以人所尤好者爲先。蓋人情莫不好生惡死。而壽又生之長者也。

陳東齋謂五福之目。雖至第九疇而列。而五福之本。則已於第五疇而基。故五福以攸好德爲根本。好德則必得其壽。爲世考老。無德而壽。罔之生也。好德則得祿而富。無德而富。怨之府也。好德則心廣體胖。無入不自德。無德則小人長戚戚。非安也。至於考終命。又未有不由德而能戰兢以全歸者。蓋壽富康寧考終命全五行之氣也。而攸好德則全五行之理矣。所以說諸福之本。皆在於此。

六極亦以人所尤惡者爲先。凶者考終命之反。短折者壽之反。惡與

弱則皆彼好德之反。傳謂弱者柔之過也。凡人不自強于善或率
引入于惡而不克振拔惟弱故爾。然漢儒以福極強配五行而以
弱配皇極之不極。蔡西山則譏其鑿矣。

按唐李鄴侯云。君相造命者也。林氏據此謂自五行至庶徵各得其
叙。則民歸於五福矣。五福雖天所畀。實自造命者嚮而致之也。自
五行至庶徵皆失其叙。則民陷於六極矣。欲民不陷於極。亦造命
者威而避之也。使民享五福而不知六極。此治道之極功也。故九
疇以是終焉。蓋皇極建則斂福以錫民。而天下皆享五福。皇極不
建則斂極以勵民。而天下皆陷六極。此洪範之疇所以雖始于五
行。終于福極。而必以皇極爲之要也。林氏謂造命者。卽指建極之

者言其所以嚮而致之威而避之者非皇建其極能乎哉

董氏曰自初一日五行至威用六極禹之本文九疇之經也自一五行至備終箕子之叙論九疇之傳也元經以明其綱後傳以詳其目洪範可得而讀矣洪範法之大不出九疇外則彝倫道之常即在九疇中矣舍是何以叙彝倫哉董氏總論洪範一篇大義極詳明文極精切非讀書默識心融者不會如此說

旅葵

風俗通云召公奭與周同姓武王伐紂封于燕壽九十餘年皇甫詒又云真文王歲于康王時考終百有餘歲

唐孔氏以器用爲一是或分用爲牛馬犬彘之類非也觀下文六馬非其土性不畜便見且葵非大而何

謹德爲一篇之綱領蓋篇內德之一辭再三反覆是皆自明王慎德

一句而推廣之也

林氏云。葬之爲物小不可爲服食。大不可爲器用。疎不可昭德于異姓。親不可展親于同姓。王氏云。人以王德所致。故不敢易其物。而德其物。按林氏說。以展親爲厚下之恩。與集傳異。

受絜便是役於耳目之所好

兩玩字不同。玩人是有玩忽底意思。便是以驕而滅敬。故云喪德。玩物是玩好乎物。便被他牽引去了。豈不是喪志。○受絜玩物也。與志便是志動於物。

志是我之志。言是人之言。既說玩好之害。又說存養工夫。該能內外交致。其功如此。則其大本立矣。自然不作無益不貴異物。

不矜細行底矜字只是矜惜持守之意。謂受蔡雖似小節所損却甚大。一簣之虧亦卽指受蔡而言。真氏云武王大聖人也。西旅貢蔡初未之受。召公恐其恃大德而忽細行。以獻蔡之受爲無損。故豫戒之如此。蓋積行而成德。猶累土而成山。一行失則全體皆失。亦猶一簣虧而全功俱虧也。呂氏乃推開說當於一頓一笑一動一作之時仔細體察。蓋小處易得放過也。

聖人不以細行而不謹。大臣不以細過而不諫。自非召公高識安能見微格非如此。

旅葵一篇綱領只在慎德。而夙夜罔或不勤正是慎德做工夫處。陳新安云。此篇始以慎言。終以勤言。必無一息不勤方爲慎德之至。

苟一受藝是怠忽而勤息矣。豈所以慎德哉。

呂氏曰。創業之君有一毫之失。後世更有丘山之害。此於王業已成。則爲謹終。於示後嗣則爲謹始。以此爲防。後猶有求白狼白鹿如穆王者。

金滕 書藏於匱。以金滅之。若後世鎖然。

王有疾時。成王纔生五年。

植置也。是置壁于三王之壇以禮神。秉圭則公自執。桓圭也。如今人執笏在手然。

問周公代武王死。亦有此理否。朱子曰。聖人爲之。亦須有此理。又云。周公之禱。非獨弟爲兄。臣爲君。乃爲先王禱。爲天下禱。爲萬世社。

稷生靈禱也。至聖至誠卒感通於先王而轉移乎造化。烏可謂無此理哉。集傳因此辯之極其詳。證之極其切。而楊龜山僥倖萬一之說似猶未看到這裏。○元孫不若且蓋欲代其死不得不然。非周公自誇而貶武王也。

王翼曰乃瘳以上叙周公請命之事。既喪以下記周公成王時事。居東請居國之東。去國想亦不遠。故東都之說蔡氏疑焉。

孔氏以居東爲東征集傳非之。朱子說成王方疑周公豈得便東征乎。二年待罪也。東征是三年事。或謂成王疑周公故周公居東不。幸成王終不悟不知周公又如何處。曰亦惟盡其忠誠而已矣。

又曰周公東征不必言用權。只是王室至親與諸侯連衡背叛當國

大臣豈有坐視不救之理。帥師征之，乃是正義，不待可與權者而後能也。若馬鄭以爲東行避謗，乃鄙生傷儒不達時務之說，可不可辯而自明。愚按諸家只緣誤認居東爲東征，所以都說錯了。至蔡氏方纔辯得分曉。

王出郊者，親迎周公而郊勞也。起而築之者，築大水所仆禾也。如此說，則孔傳郊天立木之謬，明矣。

天之動威，明周公之德也。董氏說亦是顯相文武之業，乃取漢高因而大風揚沙光武窘而河水自合證之。是他推言天或也有意如此，謂之釋經則不可。

雷風偃禾，與反風起禾，只在王與周公一疑信間。天人感應，何其速。

也。陳新安謂天非在君心外。則人君存心可不慎與。

大誥

朱子曰。書亦難點。如大誥語甚長。今人都碎讀了。所以曉不得。又曰。大誥大意。不過說周家辛苦。做得這基業在此。

我後人不可不有以成就之而已。

王若口若字是就像這樣說的意思。發語之辭。至周時變答嗟而爲猷。古今人說話不同。大抵如此。如何都要曉得他。

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是一句。卽欲作讀當點在天字下中間。如詩不弔昊一般。前人以弗弔二字讀恐非。

格。知知之至也。

渡水曰涉。渡訖曰濟。若涉淵水。是知懼底意思。所謂喻其心之憂懼也。往求攸濟。是自強底意思。所謂冀其事之必成也。須兼此二意。

方做得事

傳命者叫做介紹。實龜能傳天之命。故曰紹天明。

十夫予翼。則得人心矣。朕卜并吉。則得天心矣。是言天人合應也。陳新安曰。此章言武庚作亂。不可不征。而決之賢與卜。民獻龜卜。乃大誥之綱領也。

此章以大任責己。以大義責臣。然其責己者。實欲以責臣也。故曰深責邦君御事之避事。

天闕。遂指武庚之叛說。此正我戡定禍亂。以成武功之所也。與多難興邦。殷憂啟聖意同。

三節文辭畧同。義不甚異。陳東齋謂圖事以其所行言。圖功以其所

成言休以受命言反覆諭之耳

若考作空三節是申喻不可不終武功之意

終畝者絕草之根本使不復爲苗害也。如武庚之叛而不去。這便是
不終朕畝了

自肆哉至終篇是總申前數章之意而結之以哲人與元龜使邦君
御事知天意之當從前業之當終而決於東征也

董氏說帝王之決大疑必人謀既協而後決之於天。周之東征也。民
獻十夫子翼而卜又并吉。此大誥所以終始言之。蓋雖不違卜亦
不專恃於卜也

王介甫說大誥疑有脫語其不可知者輒闕之而釋其可知者陳新

安謂朱子所以取荆公者在此。此可爲解盤詰諸篇之法。○朱子曰。如周誥諸篇。不過說周合代商之意。是當時說話。其間多有不可解者。亦且觀大意所在而已。

微子之命

吳氏謂武王克殷。卽封微子于宋。及武庚被誅。成王因其已封之國。建之爲上公。以奉湯祀。蓋申命之書也。此。此。依史記說。爲是。○林氏曰。不曰宋公之命。而曰微子之命。蓋周以賓待之。非欲臣之也。箕子雖歸周。而未嘗臣周。所以與比干並稱三仁。

干並稱三仁

修其禮物。是自正朔外。不用時王制度。而仍用其舊儀也。集傳謂以脩一王之法者。蓋損益之理。若循環。使先代典禮文物不脩。後聖有作。扶衰救弊。將何所稽考乎。陳新安云。微子上。可象湯德。以繼前聖。不可修禮物。以俟後聖者。亦是此意。

新安曰稽古崇德象賢一句爲一篇之綱領。此章自崇德象賢至作賓王家皆承稽古二字。崇德象賢固稽古典爲之。使脩先代禮物作時王賓客亦稽古典爲之也。

齊聖廣淵是說湯德之全體。下面功與德互言。功卽德之效。德卽功之本。總之都是從那齊聖廣淵中流出。故傳曰此崇德之意。

恪慎在心。肅恭在貌。貌亦未有不本于心者也。總之只是一箇敬字。真氏云。恪慎克孝是事親以敬也。肅恭神人是事神治人亦以敬也。敬以事神。故上帝時歆。敬以治人。故下民祇協。古聖賢惟於敬用功而已。微子之德信乎其爲象賢也。故傳曰此象賢之意。宋王者後得郊天。故云上帝時歆。

周制三公在朝八命。有功德出封作伯九命。謂之上公。二王後亦出封之公也。

因以戒勉。只是期望底意思。以蕃王室以上戒之也。弘乃烈祖以下勉之也。

陳氏云。此篇丁寧惻怛無一言及武庚事。以傷微子之心。蓋誥命賢者其體當如此。真氏謂此非特得誥命賢者之體。蓋武庚之罪當行天討。微子之德當加天命。非有一毫喜怒之私。故其誥命從容和平。略無忿疾之意。於此可見聖人之心矣。愚按聖人之心至公無私。叛者當誅。則誅之。賢者當封。則封之。固卽上天命德討罪之心也。而誥命從容和平。略無忿疾。其氣象不亦於此可見哉。

康誥

康誥爲武王書無疑。孔序之誤。至朱子反覆辯論。明且盡矣。集傳因之。

篇首四十八字爲洛誥脫簡。陳新安云。洛誥冠以此六句。方有頭緒。強附之。此全不相應。○初基定基趾也。周九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會于洛邑者。內五服也。見土。朝見而趨事也。悅。以使民。民忘其勞。周公不忘民之勞而勤勞之。所以得民心也。其曰洪大誥治者。卽召誥所謂用書命丕作也。

明德慎罰爲康誥一篇之綱領。下面自不敢侮鰥寡。以至不汝瑕殄。皆其條目也。陳東齋曰。治天下不過德刑兩端。德者人所同慕。威化人心之本也。文王則克明之。使民慕而入于德。罰者人所同畏。防範人心之具也。文王則克謹之。使民畏而不入于罰。

此一節是言文王明德慎罰也

自此至於作新民是欲康叔法文王明德也。陳氏

雅

曰。明德之道固

當全備衆理而後有以窮天下之善。尤當貫通一理而後有以廓此心之天。此卽伊尹告太甲以主善爲師。協于克一之意也。

當順而不順。當勉而不勉。此皆致怨之道。須是順于理而勉于行。怨底可彌。

陳東齋曰。殷民乃天命所視。以去留。人心所視。以觀化。係殷民所以助王宅天命而作新民也。

新安云。此欲康叔法文王之明德而極於新民也。蓋明德者新民之本。極於新民便是明德之終也。又云。一帝夏商以來言明德者有

矣。未有言新民者。言克明德作新民。體用相對。首見于康誥。而大學祖述之。謂康誥非大學之宗祖可乎。是則不獨堯典爲然矣。

自此至於子一人以懌。是欲康叔法文王慎罰也。新安曰。小罪刑之可也。殺之無乃過乎。蓋敗常越軌其罪雖小。其情乃亂之原。不殺則爲害將甚大。曰有者。謂小罪中有此也。非謂凡有小罪而怙終者皆殺之也。此又宜於作不典觀之。

刑罰不必紊。其次叙時乃大明刑罰而足以服民之心。所以民皆戒勅而勉於和順也。陳東齋云。去民之惡如去己之疾。則調治無所不至。必盡棄其咎矣。保其民如保己之赤子。則愛護無所不至。必康且久矣。先言有疾。後言保赤。蓋民棄咎然後可康久也。新安又

云。三言惟民其必加以後之二。譬使民棄咎康乂而後可全其勅。懋和也。

唐太宗謂群臣曰。死者不可復生。決囚須三覆奏。頃刻之間。何暇思慮。自今宜五覆奏。宋歐陽崇公任獄官。每爲囚求生道。嘗曰。爲之求生道而不得。夫然後我與死者可以俱無憾矣。是皆得服念要囚之意者。

罰兼刑殺言。義刑義殺只是舊法之宜於時者。此中言陳時臬事。罰蔽殿葬。當作三截看。謂不泥古亦不徇已。而又常存不自是之心。刑殺庶可無不中矣。

天之大德曰生。朕心朕德。武王言我心好生。以爲我德也。

凡民自得罪一節說者皆疑其上下有闕文惟呂東萊謂此舉一端以爲證驗也蓋用刑皆如此則合于人心所同惡而非移法就己矣集傳因之

此一節是罰之嚴于民者呂氏曰前言殷罰此言文王作罰者經紂之惡人倫成敗文王于維持綱常之罰有作焉如地官不孝不弟之類故以殷罰治殷俗因人情之所安也以文王罰誅不孝不友擦殷亂之所在也按周禮地官有不孝不弟之刑而無不慈不友之罪此節首言矧惟不孝不友不友卽不弟也

此一節是罰之嚴于臣者前言速由文王作罰此言茲義者以文王所作之罰維持夫綱常者無非義也

此一節是罰之嚴于康叔者。只看大放王命。雖不言罰而罰可知矣。此一節是言慎罰之終。而要歸于裕民。曰予一人以懌。則武王之心之德于此可見。陳新安曰。前兩言速由。何其急迫也。此兩言乃裕。又何其寬緩也。始欲其以刑齊民。以懲戒人之惡習。終欲其以身率民。以容養人之善心。其急其緩並行而不悖也。

此二節是武王之自嚴畏者。欲康叔以德行罰也。與明蓋當時說話如此。迺是開導。如導之以仁義而民趨於仁義。導之以孝弟而民趨於孝弟。此則所謂吉康也。陳新安曰。我惟不可不監視古義。卽指文王明德慎罰之義。故告汝以德之說。于罰之行之時。蓋欲以德行罰。而非以罰行罰也。今惟民不安靜。未定其心。迪之雖屢而

猶未同。民之不靜未同。天將不罪民而罪我者。故爽惟天其將罰
殛我矣。我其不當怨也。惟其罪不在大與多。一毫不盡且爲有罪。
况曰其已上顯聞於天而欲違天之罰。殛可乎。此王責已以勵康
叔也。要之此等語言多不可強解。難通者不如闕之。

此一節又欲康叔不用罰而用德也。用非善之謀。非常之法。皆作怨

之事也。惟斷以是誠則不惑於非謀非弊矣。

王恐康叔惑於邪說異術。謂民難以德化。

易以刑服。故戒以勿用。而惟斷以至誠也。

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事。皆敏

德之事也。至此則不言用刑而純言用德矣。

心之不安則必喜異而厭常。德之不顧則

無內省之實。敵之不遠則貪目前之利。丕則敏德。傳謂大法。古人忘他日之患。凡此皆不丕則敏德故也。

之敏德。竊疑古人當作文王。敏德卽明德也。

末二節是以天命殷民結煞一篇大意與前應保殷民宅天命相照
應肆是語辭無我殄享言汝當常念天命不常而無使我與爾之
爵土殄絕而不能享也明乃服命三句則皆念天命之實

按篇內敬哉敬典皆再言又曰敬明敬忌反覆丁寧不厭其穰可見
康誥之綱領在於明德慎罰而明德慎罰之綱領又在於一敬而
已蓋敬爲千聖相傳心法德非敬不能明罰非敬雖欲慎得乎

酒誥

林氏曰紂以酒亡國餘習猶存酒誥所以作也

穆考只是文王世次爲穆穆穆之證非也官正曰長亞曰少御事治
事之臣也有少有正

世本云儀狄造酒又云杜康造酒林氏謂酒人所爲而以爲天降命

人以酒喪德喪邦皆自作孽而以爲天降威蓋古人於事之成敗未嘗不歸之于天天雖高高在上人之起居動靜未有不與之俱者則人之所爲孰非天之所爲哉愚按此卽大誥所謂予造天役也天之降命使民造酒者本爲祭祀而已後人失其本意而乃以酒得禍是亦天之降威也陳新安曰酒一而已用以祀者此酒也喪德喪邦者亦此酒也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人之於酒知其祭祀而本於降命之天又能於燕飲而凜然知有降威之天則天理行而人欲窒方無酒禍矣○朱子曰南軒酒誥一段解天降命天降威處誠千百年儒者所不及今備載其說曰酒之爲物本以奉祭祀供賓客此卽天之降命也而人以酒之故至于失德喪身卽天

之降威也

以上解經正義以下推開說辨儒與釋之失得邪正

釋氏本惡天之降威者乃并

與天之降命者去之吾儒則不然去其降威者而已降威者去而降命者自在如飲食而至于暴殄天物釋氏惡之必欲食蔬茹吾儒則不至於暴殄而已衣服而至於窮極奢侈釋氏惡之必欲衣壞色之衣吾儒則去其奢侈而已至于惡淫惡而絕夫婦吾儒則去其淫惡而已釋氏本惡人欲并與天理之公者去之吾儒去人欲所謂天理者昭然矣譬如水焉釋氏惡其泥沙之濁而窒之以土不知土既窒則無水可飲矣吾儒不然澄其泥沙而水之清者可酌此儒釋之分也

此文王又詰教廢邦庶士之小子有官守則不敢飲有職業則不暇

飲飲惟祀飲福受胙也。將是主持底意思。謂卽飲祀酒亦必以德將之。不至於醉。蓋天理足以制人欲也。

土物謂土地所生之物。惟此是愛。故其心善。苟一溺於酒。則必旁求珍異以自奉。其欲廣則其心盡矣。小德指謹酒而言。想當時染沉醉之俗者。必謂謹酒乃小德。但於大德用力足矣。不知此正是病根。故不可分彼爲大德。此爲小德。當一體視之也。

此武王誥教妹土之民。欲其嗣續四肢之力。服田服賈以孝養父母。父母嘉慶方纔可自用酒也。真西山謂兼農商說於理爲長。○集傳以擎牽車牛爲敏于貿易。是以敏訓肇。陳新安乃作始字看。謂先用心於黍稷餘力始從事于服賈。見急於務本而不急於逐末。

也

此武王誥教妹土之臣。作稽中德。作字兼內外言。念慮之發作於內者。也。營爲之際。作于外者也。中德。卽中道也。就事而論。謂之中道。就身而言。謂之中德。由中德而充之。便謂之元德。陳新安云。此數句。以稽中德爲主。能稽中德。則無過不及。飲惟見於羞饋祀。而非祀不飲。以此乃可爲王正事之臣。以此天亦若其元德。蓋喪德喪邦者。以爲天之降威。則永觀省稽中德者。天安得不若其元德乎。自此以下。凡稱我皆武王自謂也。真氏曰。夫有司之不腆酒於天命。何預。而王乃以克受殷命爲職。此之由何耶。但觀幽厲陳情之朝。上下沉酣。以致墜失天命。則謹酒而受天命。復何疑哉。

天顯謂之明命。迪畏云者常見明命之在前。小民之難保而身之所行無非此畏也。下句經德秉哲便是迪畏之實。御專兼小大之臣言。此通稱也。

周受命于殷。兼衛居殷墟。故舉殷之以酒興亡者爲勸戒。此章是先言殷先王君臣以不涵酒而興。欲康叔知所法也。蓋曰迪畏曰有恭。殷先王之前後君臣內外無一不在敬畏中。故不暇涵酒而興。真氏謂此章乃一篇之根本。凡人敬則不縱欲。縱欲則不敬。商之君臣既一于敬。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動之。况荒敗於酒乎。此正天理人欲相爲消長之機。宜深味之。

陳東齋曰。越及也。伯諸侯之長。內服畿內也。庶尹衆官之正。樂正酒

正之類。亞次大夫。惟服奔走服事之人。下士府史之屬。宗子尊官。及百官族姓不仕而居閭里者。朝廷君臣風化如此。宜乎內外皆不敢適于酒。不敢畏而不敢縱耳。不暇則有職者勤於職。無職者勤於德。自不暇飲。縱之爲亦不爲也。祇辟敬君也。釋百姓里居異於集傳。只依傳爲是。

此章是繼言殷後王君臣以酒而亡。欲康叔知所戒也。蓋紂之君臣上下。一以荒淫爲心。故沉湎於酒而亡。正與上章相反。陳東齋曰。殷先王之興。邦在於迪畏。紂死滅且不畏。此所以喪邦也。

此總結上文。引殷先哲王後嗣王兩章而起下章。欲康叔率群臣以剛制酒之意。

殷獻臣謂賢人皆仕殷而今里居者，侯甸男衛四方諸侯接於衛者，康叔爲諸侯長，故勅蒞及侯甸男衛，二史掌邦法，在王朝則貳冢宰，在侯國則居賓友之地，上言殷獻臣，此言獻臣乃周官之致仕里居者，休德也，服休是以德爲事，所謂坐而論道者也，采事也，服采是以事爲事，所謂起而作事也，大國三卿，圻父農父宏父皆衛之卿也，朱子曰，人說荆公穿鑿，只是好處亦用還他，且如矧惟若疇至定辟，古註從父字絕句，荆公從違保辟絕句，○出諸儒之表，○呂氏云，剛制二字最有意，當時酒之爲病甚深，苟泛泛悠悠則不能制，陳新安謂剛制固勅蒞之意而用力加重焉，此章有四矧字，一節重於一節，在群臣則當謹上之戒，在康叔則當防已之欲。

嚴於身以率其下也

劉氏真曰：魏歸於周亦恐康叔之專殺。曰：予其殺嚴爲之刑而未必殺也。思厚之意寓于嚴厲之言。豈不明哉。殷諸臣既受導迪了猶有酒於酒者勿殺而姑教之。以其染惡深而被化淺也。聖人之心於此可見。

明享呂氏謂彰明使享祿位以示勸也

勿辯乃司民。酒于酒。孔氏作一句讀曰：辯使也。勿使汝所司之民沉湎于酒。唐孔氏略轉一機謂勿使汝所司民之吏沉湎於酒。吏當正身以率民也。愚按此說亦非不通。但酒誥專爲妹邦而發。集傳以乃司爲殷諸臣之酒。酒者不治其臣則民不可得而禁矣。故陳

新安謂其說最優于諸家。已又云，此句恐有脫誤，不如闕之，亦似有見。

董氏兩曰，古之爲酒本以供祭祀，灌地降神，取其馨香，下達求諸陰之義也。後以其能養陽也，故用之以奉親養老，又以其能合養歡也，故用之冠婚賓客。然曰賓主百拜而酒三行，又曰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未嘗過也。自禹飲儀狄之酒而疏之，寧不謂其太甚，已而亡國之君，敗家之子，接踵於後世，何莫由斯。然則文王之教，不惟明於妹邦，家爲一，通猶恐覆車之不戒也。

梓材

朱子曰：吳材老考，究得梓材只前面是告戒臣下，只看稱王曰，又稱汝，便見是上告下之詞。其後都稱王，恐別是一篇，不應王告臣下，不稱朕予而自稱王，其詞多是勉君，乃下

告上也。

○斷簡殘編，無從可考正，只得于言語句讀中，有不

曉者闕之。故陳安云。讀此篇。只依朱子以殘編錯簡讀之。庶可免于穿鑿。愚按。不止梓材。凡周誥諸篇。皆當如此讀。

陳東齋曰。左傳載封康叔。分以殷民七族。自陶氏至終蔡氏。卽衛之大家也。大家之情與國君常疏。與國之臣民常親。國君能施仁政。撫其臣民。由臣民以達其情於大家。則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又

由臣以達其情於天子。而邦之責盡矣。

自邦君言。則有臣民大家三等。自王言之。則率土皆

王臣。但言厥臣。皆在其中矣。新安曰。邦君能通上下之情。只是一箇公心。其心

公正。能通乎一國千萬人之心。以一國臣民千萬人之心。通達於大家之心。以其下達者而上達。其流通而無留滯也。必矣。新安說向心裏來。固得其本。而東齋仁政之論。却是實地作用。

此章說話。朱子嘗疑其不成文理。而蔡傳亦云。文多未詳。至陳新安

姑采合諸說而解之曰。汝若常發越謂群臣言。我有交相師師之
三卿與正長之尹。衆大夫之旅。我欲無虐殺人耳。亦以其君先恭
敬勞求其民。爲臣者遂往效君以敬勞。遂於往日爲茲究殺人者
罪人所經歷者。今皆寬宥。與之維新。群臣遂亦見其君之事。凡戕
傷人毀敗人物者。亦寬宥之矣。君宥其大者。臣亦宥其小者。大意
欲康叔率其臣。以戒虐殺。施寬宥也。如此說去。似亦近似。亦可資
訓詁家傳誦。然於義恐終有礙。不如闕之。

王啟監監字。與後面若茲監不同。此平聲。是三監之監。後去聲。是監
觀之監。

東齋云。自黃帝已立左右監。以監萬國。乃諸侯之長也。康叔孟侯故

稱之爲監。新安云。康誥酒誥屢及於殺者。皆不得已也。至此慮康叔因前二篇而意或偏倚于刑。故惟以尚寬宥無刑辟爲言。仁哉武王之心。其帝舜刑期無刑之心與。

敷一訓開墾。藉始去草也。畎是通水渠。廣尺深尺。陳脩謂陳列脩治。其疆畎也。墾卑曰坦。高曰庸。茨訓蓋。茅蓋屋也。具粗曰樸。致巧曰斲。艘采色之名。有青有朱。丹艘則是朱色者。朱子說稽曰。三諭與無胥戕之類。却不相似。以至於欲至千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却又似洛誥文。則此篇的如朱子殘編錯簡之說無疑矣。

享謂睦邦享上。先王勤用明德以懷來諸侯。諸侯之來享也。亦皆盡用明德。上行下效。如影響然。○典謂舊典。卽先王之明德是也。

自今王惟曰以上爲尊論卑之詞以下則臣告君之語不後作武王命康叔解矣集傳以先生謂文王武王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作一句讀

則今王當指成王說

陳東齋云迷民未率故王惟德是用以和憚先後之和之使不乖憚之使不怨先引之於前後助之於後不惟以悅民心亦所以悅先王受命之心新安曰蔡氏訓肆爲今未妥尋故也遂也其說本於朱子

朱子謂明德者人心虛靈不昧之理無上下前後之間先王所勤用以懷諸侯諸侯所既用以享天子均用此明德也何上下之間乎王惟德用德卽所謂明德後王所用以憚迷民及用以憚先王受

命無非用此明德也。何前後之聞乎。

陳氏說曰：萬年惟王。若止于長有天下，曰子子孫孫，永保民則欲世王之長保安天下也。意實公而非私于王家也。其人臣新君永命，忠愛無窮之心與。

燕于曠云：詳考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四篇，反覆丁寧，以殺爲戒，以不殺爲德。故周有天下八百餘年。後之王者以不殺享國，以好殺殃其身及其子孫者多矣。如唐宋五代之亂，殺人如飲食。周太祖拔漢漢隱帝使開封尹劉錡屠其家百口。太祖既克京師，夜召知星者趙延義問漢祚所以短促。答曰：漢本未亡，以刑殺冤濫故不及期而滅。時太祖方以兵圍劉錡及蘇逢吉第，期滅其族。聞延義言。

惺然貸之誅止其身故予表其義以救世云。王葵初謂蘇氏此論
大爲有勸戒。述作必如此方可行世。余竊嘆夫世主不以此爲鑒
也。長哉。